

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三

段玉裁學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子殷殷旣墜厥命

墜當是本作隊衛包所改

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烏呼君已曰時我

釋文曰終馬本作崇云充也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道出于不詳於戲君闕白時我此

今文尚書也終作道祥作詳烏呼作於戲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

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共上

傳以奉訓共衛包改作恭非也

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謹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謹乃凶隊命此今文尚書也

弗克經厯嗣前人共明德

共訓奉衛包改作恭非也

在今乎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天不肅釋子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論衡感類篇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

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父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燕召公世家曰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玉裁按震澤王氏本率作卒誤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魄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

罔不乘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奔走

釋文於下文孔傳音義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王  
裁按詩大雅子曰有本奏其音當本讀平聲奏讀上聲  
爲協 羣經音辨引矧奔走奔布忖反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  
是字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此蓋今文尚書之文與古文尚書異也事使二字篆體  
相似而李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  
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  
事下有于無作周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字但今本

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  
則有圖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勤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

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往昔之時在上天則宜从昔在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

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勤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

勤寧王之德

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勤寧王德無之字

三者

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

蓋申勤之集大命于其身玉裁按此謂記所引周田觀

文主古文尚書作割申勤寧王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

隔爲摹古文台爲嗣正同今博士讀者謂夏侯歐陽尙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退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尙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尙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

集韵十四太创居太切制斲也書创申勸寧王之德鄭康成讀玉裁按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诚信之德天蓋申勸之然則蓋是詞助集韵謂割有居太切鄭康成讀則可易割爲创訓斲制入太韵而云鄭康成讀則不可鄭尙書何嘗有创字宋次道家古文尙書及汗簡乃有之集韵入聲十二曷割古作创按创乃

𠙴之譌𠂇卽太韵之𠂇字从人亡人亡者匚字也太韵作创形亦誤

古字𠂇害通用如堯典方𠂇𠂇害也大誥降𠂇罵本作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記綑衣作周之理也若作𠂇則與周絕遠此朱次道家古文尙書之不可信也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创申勑寧王之德按此句見集韵非漢儒所引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閼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顒

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泰

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南宮馬本作南君

又曰無能往來

漢書朱雲傳容身保位亾能往來鄭古引君奭篇亾能往來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

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

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釋文曰冒馬本作勦勉也玉裁按勦今音許玉切古音勦與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勦是以顯命冒貢馬鄭王作勦韻盤庚懋建今文尚書作勦建也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勸聞上帝賴茲四  
臣此引君奭作勸聞與馬本同且冒勸字異而皆下屬  
爲句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  
將天威威劉厥敵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鐸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  
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刃刀  
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玉裁按楚金說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說文四篇目部曰睭低目覩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  
惟睭玉裁按許所據者壁中故書也蓋孔安國以今文

謾爲冒字若然則壁中睭字不必訓低目視矣

今在子小子旦若遊大川于往暨女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勸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間矧曰其有能格

釋文云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公曰烏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女明勵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夷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釋文否方九反當是本作不方九反薛氏季宣作亞卽

其不字也

肆念我天威子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棄我二人女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

按監本汲古本皆作𦵯攷說文艸部茲字下云艸木多  
益水部滋字下云益也常棣召旻毛傳云況茲也韋昭  
注國語云況益也然則茲滋古通用

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

俊足利古本作駿說見洪範

在讓後人于不時烏呼

盧氏文弨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烏  
呼上顧氏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呼

君已同不當有公曰也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子惟  
用閔于天越民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古文尙書撰異卷二十四

段玉裁學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育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割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

戚衛包改作戚俗字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乃爾攸間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

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玉裁按鄭王讀甲爲狎孔傳云甲於二亂之內則是讀甲爲夾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閒字作介也凡爾雅之訓故有言轉注者有言假借者釋詁云狎習也此轉注也釋言云甲狎也此假借也借甲爲狎則甲音狎是以毛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公云甲狎也徐仙民甲音胡甲反不誤匡謬正俗譏之誤矣韓詩作狎本字也毛詩作甲假借也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季宣曰大爲民荼毒也玉裁按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見古籍舒荼字通用如史記荆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類而改字立異

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鑿矣

亦惟有夏之民叨蠶

說文十二篇至部曰蠶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  
大渝本作遯小徐本作孫說文是部切遯通也孫者遯之省春秋經夫人孫子齊周書曰有夏

氏之民叨蠶蠶讀與擊同玉裁按說文所據多氏字

今尚書蠶作憒天寶開改也釋文蠶作憒開寶開改也  
釋文曰憒勑二反說文之二反玉裁按憒字惟見於大  
學鄭注尚書本作蠶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蠶爲古  
字憒爲今字改蠶作憒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憒而  
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憒  
字也不云說文作蠶則可知大字本作蠶矣集韻去聲

六至兩云鑿或作墳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之二反者卽許君所云讀若擊唐以前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語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韵也

日欽剗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荆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閭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蔡邕注典引曰尙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

慎厥刑乃勤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玉裁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

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荆罰又疑經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祐二字俟明者考定之

亦克用勤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勤開釋無辜亦克用勤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烏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

馬本多士大淫肩有辭同此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獨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

大雅皇矣上帝耆之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正義曰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覲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周頌武箋云言不汲汲於誅紂須假五年正義引書注同玉裁按經文本作夏鄭注用鄭飲酒義釋爲假其箋詩則徑用須假字大雅周頌同也詩釋文曰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按作暇者漢人所改耳楚辭聊假日以媯樂假一作暇僞孔本尙書作須暇之

子孫此正用鄭注易夏爲假而又作暇如用

易卯

谷爲昧谷之比今更正作夏 周頌武正義引多方天

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暇從孔本又曠湯字 思文正

義云鄭注大善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

誅之 古義假訓大故假包閒暇之義須假或改爲須

暇假日或改爲暇日總由泥於假訓假借暇訓閒暇不

知其義相兼無煩改字匡謬正俗似未識此意而引登

樓賦作假日可證今本文選之誤李善注假音古雅反

引孫卿子多假日其出人不遠也又引賈逵國語注假

閒也又云假或爲暇引楚辭聊暇日以消時今刻文選

舛譌正之於此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  
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飭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害敢多  
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害不忱裕之子爾多方爾害  
不夾介父我周王享天之命

匡謬正俗曰多方篤爾害弗夾介父我周王享天之命  
玉裁按今本害作曷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  
當由舊作害今皆更正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尙  
書亦皆作害也 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 顏師古  
曰孔安國云夾近也徐仙音夾爲協按夾旣訓近音陋  
不得讀爲協也玉裁按顏說失之拘泥

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

說文三篇支部曰畋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曰畋尔田玉  
裁安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書宅爾宅田爾田則畋  
字一本作田古義也

說文爾作尔引文侯之命賚尔考工記掣尔論語鑿尔  
皆同尙書正義卽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尔之誤豈  
經文本作尔而衛包改爾歟

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忧于正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職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玉裁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尙書本然我乃其大罰極之

各本作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玉裁按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

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届于牧之野鄭箋云届極也此用爾雅釋言文襄松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釋文屆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爲殛

而字不誤今本注疏乃遺漢人妄改極爲殛矣今據鄭  
箋以正多方 聞宮正義云屆極釋言文釋言又云極  
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  
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届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  
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玉裁按此條辨極是殛  
非晉意甚明今本遺漢人盡將極字改爲殛字誅紂於  
牧野之誅字改爲殺字則不可讀矣而釋言極誅也郭  
注書曰絲則極死正與裴松之注魏志所引詩書合爾  
雅音義極紀力反正與詩聞宮音義同漢人盡改經注  
釋文幸又可據毛詩正義更正 唐石經作殛誅也不

可從 屈極也極窮也鄭意謂罰窮紂於牧野作正義者未能憮然是以必兼引極誅也以足成之 昭七年左氏傳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云殛本又作極 小雅蕘柳後子極焉毛傳極至也鄭箋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極誅釋言文此又釋言作極不作殛之明證也詩釋文曰極毛如字鄭音棘陸氏未憮於訓誅古亦讀如字無庸分別極非殛之假借字也凡攷一字必博觀互證而後明類如此 此詩鄭引誅訓釋爲荆罰若闕宮則言屈極也包至誅兩義在其中矣 集韵白殛訖力反或作極此從洪範多方音義採取者也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烏呼爾告爾  
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  
小大夕正

尚書大傳周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  
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  
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玉裁按惟作維  
伯作賦正作政此今文尚書也古音賦伯同在第五魚  
鐸部

爾罔不克臬

釋文曰臬馬本作剗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

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

說文三篇言部曰：瞽，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瞽于凶德。玉裁按：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所刻大徐本作爾尙不瞽于凶德，誤也。宋麻沙本及李齋分韻本皆不誤。

尙，上古通用。僞孔尙書本作尙忌，恐是皆以訓詁

同音字改其本字如夏改暇之比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雥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古韻事有服在大僚。王曰：烏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隸釋石經尙書殘碑我則致天之

上下皆闕

離迷爾土

遯當是本作湯術包所改離遯卽離勢謂分析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  
于和則無我怨

古文尙書撰異卷二十五

段玉裁學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說文三篇支部曰岐迤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常岐常任  
王氏鳴盛曰據楊雄侍中箴應劭漢官儀胡廣侍中箴  
常伯常任如漢侍中之職說文作岐爲迫近之義玉裁  
按漢人亦多作常伯不作岐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  
國以今文讀之則作伯

常任準入

隸釋漢石經尙書殘碑常伯常任辟下闕按此今文尙書也準作辟

綴衣

楊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贊  
衣鄭注周禮引顧命贊路贊綴古通用

虎賁周公曰烏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忧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不訓德

亂

石經尙書殘碑亂謀而用下闕此今文尙書也謀上有

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  
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  
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石經尚書殘碑于厥邑其在

下闕

烏呼其在受德散

正義曰釋詁云散強也散卽昏也故訓爲强王裁按此  
當云散強也昏卽散也故訓爲强乃合疑正義所据經  
文本同般庚作昏與陸氏德明本作散不同今本自依  
陸氏耳爾雅昏散俱訓强而正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

字乃斂字之假借故同訓強此正善發明爾雅如鄭注  
般庚亦讀昏爲斂

說文十篇心部曰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  
讀若旻小徐本無此十字玉裁按此壁中故書也忞或爲斂猶  
駘亦作攷古音文聲昏聲斂聲同在第十三部也

惟羞荆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說文十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  
俊心玉裁按作灼見則爲同部假借字矣

以敬事上帝

石經尙書殘碑有會心臥敬事下闕按俊作會此今文  
尙書也

立民之伯立政任人卑失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書云虎賁贊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執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  
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蒸三臺阪尹文王  
惟克厥宅心

石經尙書殘碑王維厥度心乃下闕按此今文尙書也  
無克字宅作度凡今文尙書宅作度

漢書敘傳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衆宅心今按尙書  
無此句必今文尙書維厥度心之駁文也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堯後有德文王罔攸兼子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遑庶獄庶慎文王罔敢  
知子茲亦越武王率惟収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  
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石經尚書殘碑受茲卒卒其於戲下闕玉裁按此今文  
尚書也此作茲基作其鳥呼作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  
而漢書翟方遠傳王莽作大大矣以莫訓基者蓋今文  
尚書太誥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晉讀如姬故  
莽川語晉訓之今文尚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  
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  
烏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

立政相我受民勦相我國家呂刑今天相民孔傳相俱  
訓正釋文云相如字正義云相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  
故相爲治玉裁按如正義說則釋文不當云如字矣蓋  
余正釋故文審覩胥相也又亂靖神弗溷治也二傳蓋  
古本有合爲一條者僞孔傳之所因也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詁一言我則求惟成  
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  
之自一詁一言我則求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  
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驟不至故勅成正自一

詰一言政事無非母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  
閒而至也水氣閒堯旱氣閒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  
無網非旱猶有氣閒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觀賈瞻  
損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玉裁接  
此今文尙書也詳仲任意於末字句絕未無也謂無非  
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  
作物此今文尙書也訓爲災物此今文尙書說也作勿  
者古文尙書也

馬融等且已受人之微言

石經尙書殘碑且叭前人之微言下因按已受作以前  
微作微此今文尙書也東觀餘論同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  
正是父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王伯慶藝文志攷說漢儒所引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  
繹之未檢得所出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尙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憲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

右經尚書殘碑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按無于字在  
作哉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亦引是罔顯哉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憲人

釋文曰憲本又作憲按說文心部引相時憲民正作憲

字

說文三篇言部曰諭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諭人  
按諭者今之驗字周書愾人字如此作則於六書爲假  
借如攷狃之比此亦壁中故書然也

其惟吉士用勑相我國家

說文十篇力部曰勑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勑相  
我邦家讀若萬玉裁按小徐本作讀與厲同一切經晉  
義勒音靡辨切凡古文尙書多作邦凡今文尙書多作  
國王篇亦引書勑相我邦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甚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齊語以方行于天下東注方當作橫明道二年大如是  
近本作方猶橫也玉鑿按讀古曉切充也

至于文武周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石經尚書漢碑王之鮮光臥揚武王  
下闕按耿作鮮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引文王之鮮光

尚書大傳周傳雒誥篇曰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之大訓觀作勤耿作鮮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

烏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大史司  
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六

段玉裁學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玉裁按釋懌同字如毛詩悅懌女美鄭箋讀爲說釋孔傳不悅懌猶今人云不爽快不自在也其疾淺馬云疾不解則深矣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此蓋今文尚書也

甲子王乃洮穎水

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尚書連失事四成王疾

困愚几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爲濯之上當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類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洮類自是二事澣衣自釋濯耳非統類在內也尙書後案駁虞乃摘出洮類爲濯四字系之鄭注似文理未安且云鄭無澣衣之語鄭未嘗作昧咎鄭未嘗作分北三苗云云仲翔親讀鄭書注而非之非造爲蜚語以詭之者後案欲翼鄭而又不能折虞且以誣虞王裁說文解字讀中於瑣字火字𠥑字洮字

皆辨及之 洇讀爲灌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灌爾  
雅郭本祧衆家本皆作灌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  
二部 說文小篆作沫古文作頽頽从水什頁會意兩  
手剗水洒面也今說文作湏乃是誤字尙書晉襄文選  
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不誤

相被冕服馮玉几

馮今本作憑此必衛包改也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  
馮皮冰反未有作憑者衛改尙書之馮爲憑而開寶中  
又改釋文之馮爲憑今更正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  
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  
玉几 說文十四篇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

玉几讀若馮玉裁按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假借  
字也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

漢石經凡乃關召大保下關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  
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尙書作彤伯龍  
臣尙書作武臣玉裁按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此今  
文尙書也而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  
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王曰烏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  
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文選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詩李善注尚書曰昔先君  
文王武王宣重光鍾士季檄蜀文李善注尚書曰昔我  
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箕麗陳敷則肄肄不遑用克達殷集大命

漢石經通殷就大命在下闕見隸釋及東觀餘論玉裁

按此今文尙書也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禹貢達于河  
達于沛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  
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達讀如撻  
在後之侗

釋文曰侗馬本作調云共也 說文言部曰諉共也引  
周書在后之詞王裁按侗作調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

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枉夏后之調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無夏字 玉海藝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調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韵會引在后之調用小徐本無夏字

敬御天威

玉裁按今本御作迓天寶以前必作御釋文因傳訓迎必有御五嫁反之文自衛包改之間寶中又依以割釋文矣此字作御則兼包他義御天威者謂用天威治民也如雜誥之御衡不可改迓況卽訓迎亦當作御乎般庚牧書雜誥諸篇旣詳之矣今更正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二篇𠂔部遡遂進也从𠂔𠂔聲周書曰無敢昏渝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釤  
玉城按康王名釤見說文解字刀部釤字下史記周本  
紀漢書古今人表韓愈諱辨皆云然而唐人丘光庭因  
康王之子謚昭肅爲異說謂康王名釤非釤也釤爲野  
言釤卽聲一作斂弩機也廣韻集韻皆於三蕭四宵韻  
內釤字下注云亦弩機此正曹憲注廣雅所謂世人以  
釤釤爲一字者丘氏知其爲二而欲以釤改康王名豈  
馬班許韓皆誤乎攷小顏漢書注釤音之遡反又工遡  
反張守節史記正義釤音昭又古堯反玉篇云之姚切  
又古堯切廣韻集韻皆四宵音昭三蕭音臬安知古堯

一反非周時古音而狃於今之人專讀如昭遂取爲不諱嫌名之證乎至若白虎通引顧命迎子劉劉字自是版本之誤而元人乃不以爲誤雖曰闕疑抑無眞見矣又按方言郭注釗居遯反尙書釋文釗姜遯反又音招徐之肴反郭不言音昭陸列昭音於次說然則自唐以前皆讀如昭可無嫌名之疑也

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創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冒釋文云馬鄭王作勛 釋文云貢如字此謂孔義也又云馬鄭王作贛音勛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懲也說文心部曰懲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精

汲黯傳曰甚矣汲黯之懸也集韻去聲三用曰讎亦省  
作贊丑用切此本尚書音義也聲類韻集丑切與丑  
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贊而其  
說又與鄭王不同也贊从貝収省聲収苦感切說文引  
詩収収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古注漢  
書曰懸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坎訓爲陷本  
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年傳贊諫贊讀如坎卽白虎通  
之陷諫贊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白虎通陷字初  
學記引不誤今本譌作伯或云當作柏柏者迫也說辨  
茲旣受命遼出綵衣于庭越翌日乙丑

漢石經非幾茲卽下兩按旣作卽此今文尚書絕

翌

今本作翼衛包之誤也集韻一屋翌音余六切明也  
翌日乙丑劉昌宗讀王裁按此本周禮司几筵皆襲披  
剗此讀可證翌爲昱之假借不容妄改爲翼也今更正

成王崩

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周  
禮司几筵鄭仲師注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厤志云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瘳不瘳甲  
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藝文類聚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薨也

王裁按班所引今文尙書鄭馬古文尙書同有成字孔  
子刪之非也說詳酒誥周禮天府注引書無成字鄭後

人刪之王鳳嗜孫詒穀皆云天府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俟攷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髡玉裁據中仲昭  
古皆通用

俾发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白虎通爵篇云尚書曰王麻冕黼裳上言迎子釗不言  
迎王玉裁按凡古文尚書作逆凡今文尚書作迎如古  
文尚書逆河馬班作迎河之比周禮巾車注書曰以虎  
賁百人逆子釗此引古文尚書也

延入翌室植宅宗

翌今本作翼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  
本作翌明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衛包妄改爲翌  
今更正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太子  
注云尙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王裁按  
此本蔡邕典引注蓋蔡氏引尙書延入翼室卽度宗而  
申之曰度居也宗尊也云云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尙書  
語章懷自襲蔡注耳凡古文尙書宅字今文尙書皆作  
度

丁卯命作捲皮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屏綵  
衣

隸釋載漢石經殘碑繡衣下闕此今文尙書也許公列

織蘿各本譌作織蘿字之誤也蒲不可云織雖左氏有織蒲之語然恐非許意

西序策鄉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玉篇曰旗之履切書云敷重底席孔安國曰旗蘿萃也本作底玉裁按俗加艸作底也正義云禮注謂蒲席爲蘿萃不言何篇禮注今攷閒傳鄭注曰萃今之蒲萃也釋名蒲萃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萃本當作平俗加艸耳今本釋名萃誤草不可讀集韻五旨底字下尤譌舛說文曰蘿蒲子可以爲平席也世謂蒲平今本說文無世謂蒲平四字太平御覽所引有之馬王云底席青蒲席也說同鄭君云底致也蔑織致席也蒙上文蔑席而言

致斂古今字據鄭說可知經文底不當從艸矣 又按

說文蒲子猶云子蒲謂蒲之稊胞或改爲蒲本非也

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

元紛純漆仍几

孔云筍弱竹玉裁按此弱字从艸誤當作弱竹謂稊竹也有謂竹胎爲筍者周官之筍菹是也有謂稊竹爲筍者此是也正義誤馬云筍箸箬也此謂取筍箬箸編爲席與孔說異鄭注則又不同其說曰筍析竹青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筍攷今本禮器作筠鄭本作筍聘義孚尹旁達鄭注孚讀爲浮尹讀爲竹箭有筍之筍浮筍謂玉采色也釋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古字句

均多通用如易坤爲均亦作旬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說文古文鈞从旬作箒竹胎評箒竹青皮亦呼箒後人分析別作筠康成時箒筠不分箒卽筠字讀于貧反尙書釋文徐云竹子竹爲席于貧反此當云箒子竹也子竹爲席轉寫脫字子竹卽孔傳弱竹也于貧反謂孔說箒字讀于貧反也仙民古文尙書音一卷爲孔傳作其旁及馬鄭義者必云馬音某鄭音某此不舉鄭說知仙民謂孔訓子竹讀于貧反也集韻十八諄曰箒于倫切弱竹可以爲席也此正用徐音于倫卽于貧也又可以證作箒之誤尙書後案改徐語云竹子皮爲席闡入鄭義非孔說

高帝紀以竹皮爲冠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爲帳此與鄭注析竹青皮合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癸酉牖閒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釋文鄉許亮反俗本

注疏皆改作嚮正義引顧命鄉皆作嚮則天寶目後俗人所改

也

西夾徐音頰此卽多方夾音協之理也

越玉五重陳寶

說文山部曰宋藏也从山采聲采古文保周書曰陳宋赤刀玉裁按史記一書寶字皆作採亦其理也許君蓋據壁中真本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字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說文一篇玉部曰醫無間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

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

贊也尚書曰頌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

疑脫河圖二字雒

書皆存亾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玉裁按此所

引尚書絕異蓋今文尚書也王儉褚淵碑文餐東野之

祕寶李善注云雒書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

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亾之期典引

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玉裁謂尚書

大傳天子賁肅諸侯疏杼鄭注杼亦牘也是杼爲序之

假借今文尚書蓋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

今文 又按顓頊二字蓋卽古文尙書大玉夷玉天球等之駁文如般庚篇之優賢揚歷也蔡氏據今文尙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矣

允之舞衣大貝鼙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墜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撫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鼙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墜之竹矢在東房釋文曰墜劉音

瑞

大路在賓階面綏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

右塾之前

路今本作輅必衛包所改也古經傳無作輅者周禮巾車禮記明堂位禮器郊特性皆作路儀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此取路大也之義釋名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今本釋名俗改作輅今更正論語乘殷之輅亦是俗字當改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旣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正義引尚書亦作贊

錢氏曉徵曰塾說文無此字當用埠字塾或作埠見後漢書注車軒齊相近後漢書劉縝傳莽使長安中官署

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旦起射之章懷注曰蕭  
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  
作埠埠音之允反玉裁按西山經驍山錞于西海北山  
經錞于母達之山又敦題之山錞于北海中山經蒼玉  
錞于元石東山經竹山錞于江郭注錞猶隄埠也音韋  
閏反按集韻埠朱閏切壘土也壘當作堦錞之言屬也  
屬音之欲切敦斐祝斐同謂斲斐也音理亦同山海經  
凡言錞者皆謂岡阜脈絡相聯屬玉篇埠之允之間二  
切引山海經魄山是埠于西海郭璞曰埠猶隄也然則  
今本山海經从金作錞誤也說文無塾字而塚字下云  
塚墾也攷衆經音義云通俗文積土爲塚纂文吳人謂

積土爲塚許君以勢訓塚然則塚者正今江蘇人所謂塚頭門牆之伸出者謂之門塚頭所謂門塾者卽因此疑其字古當作塚或作塾久乃譌爲塾而讀如塾也俟更詳之 門側之堂皆不與門齊故其訓爲塚

二人僕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

詩曹風正義顧命曰四人騁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騁玉  
裁按此蓋鄭本鄭注與尚書釋文所引馬本馬注合顧  
命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鄭風正義引顧命經注皆作  
綦皆依附經文作綦耳曹風正義且云書注不破騁字  
爲綦綦又魯頌正義曰顧命曰四人騁弁注云青黑曰

騏引詩我馬維騏是則鄭本之作騏無疑矣騏秦古用說文綽帛蒼艾色也綽綦古今字騏馬青驪文如綦也然則綦與騏其色正同今本說文作馬青驪文如博棋也非是當依李善釋元應所引正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戌立于西堂

今本作鉞攷釋文小字云音馘說文云大斧也按說文戌大斧也鉞車鑿聲也二字絕殊儻經文作鉞則元明當云說文作戌大斧也以其無作戌二字則知大字本是戌字自衛包妄謂戌古字鉞今字改經文之戌作鉞廟寶闕陳鄂又改釋文大字戌作鉞而小字則仍其舊文理舛逆橫決不可通矣此與多方之疊同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坐一人冕執鋒立于西坐一人冕執  
銳立于側階

說文十二篇戈部戣字下曰周書侍臣執鋒立于東坐  
兵也从戈發聲

說文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曰冕執鋒  
讀若允臣必曰許慎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从金  
允聲周書一人冕執鋒讀若允與鋒字相次又按今文  
尚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  
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亾也亦與矛不類  
玉裁按治尚書者自蔡氏仲默以來皆謂銳字當依說  
文作銳矣而未得其詳以玉篇攷之玉篇無銳字有銳

字與銳鋒銛鑊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

切案又弋稅切四字必孫強輩所增而徒會切矛也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尚

書作一人冕執銳也考廣韵十七準無銳字十四泰銳

杜外切矛也又弋稅切集韵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

氏禮部韵略黃氏韵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

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允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銳

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陸氏釋文銳以稅

反不君說文作銳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未必有銳

字張佖校漢書始引說文銳侍臣所執兵云云同徐楚

金本而其字廁於鋒小矛也之下鉛短矛也鋏矛也鉛

長矛也之上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本補此字而又比

傳鄭孔矛屬之訓廁之諸矛閒侍臣所執兵語甚糊塗廣雅釋器說矛有鋒銳鏽即銳而無銳似魏時說文亦無銳字又在玉篇之前矣集韻十三祭銳命前切侍臣所執兵謂作鏽十四大銳徒外切矛屬或作劍此合物鑄二字爲一字不免牽合陸德明時尚書自作銳非確明改銳爲銳也而或疑衛包改之尤誤矣當依尚書作銳音徒外切

說文列字自有次第金部自鎔鎔以至鎔鎔鎔凡若干字皆器名也錐銳也以音近爲訓其下不當云銳也橫櫛於中使鎔鎔鎔等字不貳蓋銳字應與銳鎔鎔爲伍若云因上文錐銳也而擇銳則錐之前有鎔鎔也何

不釋於鐸後乎竊以爲銳字本是銳字讀若允本作讀

若允故玉篇廣韻集韻銳皆徒會切實本說文而玉篇

廣韻皆無銳字

大徐自言用唐韻而廣韻無銳余準切之文則非唐韻也讀若允既鴻作讀若允則依允

字爲音耳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屬許氏說文音允

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當從

說文廣韻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銳侍臣

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也而

讀若允之下或當有一曰达也四字後人以徒會以稅

分別其音又銳鴻爲銳遂移徒分置

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曰顧命一人冕執脫脫  
寶鏡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

又晉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  
注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玉裁接越中本作脫  
禡字也玩岳氏語其所據說文亦作銳無銳字宋時說  
文尚有善本存焉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綉冕篇尚  
書曰王麻冕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形裳  
大保承介圭

說文一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

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

白虎通爵篇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環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玉裁按作銅者今文尚書也虞仲翔所謂今經益金就作銅字也今經者今文尚書也云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冕者謂伏生尚書本亦作同說今文家易爲銅字訓爲副冕也班孟堅因今文家作銅故亦受銅藏銅正謂天子副冕通典引白虎通乃用古文尚書改銅作同非班

氏之意近校白虎通者不知此而一依通典誤矣

裴松之三國志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元解尚書遺失

事四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今本作月字似同從誤作同既

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

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

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

虞意同字是曰字之譌曰瑁者謂曰天下之瑁也試嘗

鄭君欲命學官改同作曰曰瑁爲一物鄭君訓同爲杯

則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託大保受同及已下

同字皆如貫珠儻如仲翔改作上宗奉曰瑁乃受曰瑁

則三宿三祭三託者果何物乎且已下同字可皆更爲

曰平如其說則瑁字已足曰爲贅也大保受曰降以異  
曰秉璋以醉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平其  
性謬甚矣季長云同者大同天下亦以同瑁爲一物鄭  
覺其非乃更之而漢時今文尙書益金作銅詁訓副璽  
夫銅爲副璽與經文宿祭訛醉者何涉而乃云其說猶  
愈於鄭乎仲翔駁鄭四事無一是者旣於說文解字讀  
各辨之矣

錢氏曉徵三國志攷異云今本尙書同瑁連文同瑁各  
是一物仲翔以古曰字似同鄭氏從誤作同又訓爲酒  
杯以此譏鄭之失則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曰而鄭作  
同也今本尙書出於梅赜或亦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

以和合鄭虞之義乎玉策戊戌年說文解字讀初稿亦同錢說後覩正義引乃受同捐鄭注云王旣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知古文尙書實有二字馬云同者大同天下儻無珥字則大同天下爲何物而奉之受之乎白虎通亦引乃受銅珥則今文尙書無異也乃改正如今說

大史秉書由賓階墜御王撫命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弁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馮衛包改作憑開賓中又并釋文改之

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

弁各本作卞按卞卽弁隸體之變見於孔宙孔龢韓勑  
三碑釋文云卞皮彥反徐扶鑾反與上文雀弁音正同  
據此似作釋文時雀弁大卞已分爲二不始於開成石  
經也九經字樣云弁今經典相承或作卞詩小弁漢書  
亦作小卞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于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

荅白虎通引作對此今文尙書也凡古文尙書荅字今  
文皆作對如雒誥奉荅天命尙書大傳作奉對  
乃受同璫王三宿三祭三宅

正義引鄭注云徐行前日肅蓋鄭讀宿爲肅

宅今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反亦作宅又音姤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罷丁故反馬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玉裁按說文七篇「部曰罷奠爵酒也从「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罷許所據蓋璧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託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託之字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既釋爲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蓋說書家有讀託爲宅者鄭訓爲卻行亦於古音同部求之

玉篇「部曰罷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三今本脫宿三字三祭三罷孔安國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吒玉裁按然則孔本亦作罷而咤乃吒之譌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章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荅拜大保受同祭齋宅

釋文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玉裁按徐音則宅同度古  
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  
韻十一暮曰度或作疣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

說文二篇口部曰嗜嘗也从口脣聲周書曰大保受同  
祭嗜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廟  
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

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韞也

白虎通綿冕篇書曰紺繡衣黃朱紺亦謂諸侯也玉裁  
按此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布案黃朱之異文也漢書  
韋孟謂諷詩繡衣朱紺此正用今文尙書繡衣謂繡於  
於衣也紺同市亦作紺蔽膝也假借作紺帶第蔽朱紺  
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  
云畫爲弔文故謂之蔽誤矣漢書正文本作蔽注本云  
朱蔽爲朱裳畫爲弔文也弔古弗字故因謂之蔽又作  
紺其音同今本舛誤

白虎通曰天子朱紺諸侯赤紺詩云朱紺斯皇室家君  
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紺金鳥會同有繹又云赤紺在殷

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綺亦謂諸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赤矣玉裁按今本謫舛不可讀爲正之如此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尙書合

賓稱奉圭兼帶

玉裁按說文所引稱奉介圭蓋引大保承介圭又誤涉此句而合之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篇尙書曰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荅拜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

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既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書曰畢協賞罰玉裁按子政所引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尚書大傳云書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薄民閒所得大書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潤爲一王伯厚偁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又按史記畢力放古開刻不誤王氏刻力作立恐誤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策命說文三篇支部曰敷敷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遺後

人做敷也从支也聲讀與施同按經傳敷皆作施敷皆作敷漢碑多从寸作敷五經文字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万

寡命與大雅寡妻康誥寡兄同訓